

田永昌 著

又松往事知多少



上海遠東出版社

田永昌 著

又
故
往
事
知
多
少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往事知多少/田永昌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76-0174-7

I. ①文… II. ①田…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9762 号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黄政一
封面题字: 韦 一
封面设计: 李 愿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李 昕

文坛往事知多少

著者: 田永昌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329 千字

印张: 19.5 插页 1

印数: 1—2500

ISBN 978-7-5476-0174-7/I · 243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自序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大概都会染上“怀旧”的症状吧。现在，我的这种症状已是很明显的了。

不过，我现在怀的“旧”，也就是这本《文坛往事知多少》中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别人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亲目所睹的文坛上的那些人和事，至于我个人的那点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

我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前20年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文化部，后几十年，是在上海《文汇报》和《文学报》。因为我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也就有机会经历和接触了文坛上的许多风雨和大批的名人雅士。现在，检点当年的旧事，其时其地其情其景依然如在眼前：当年巴金老人到东海舰队来讲课时的风采；周谷城副委员长给“笔会”写稿的情景；在赵燕侠家听她讲述京剧改革的历程；与峻青老师一起回到“黎明的河边”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这位人民作家的热烈场面，以及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亲见宋崇参加海战，战火中写诗的感人故事；参与《文汇报》第一家率先报道《高山下的花环》的过程……以及的以及，等等的等等。往事并不如烟，这一切尽管都已过去了几十年，但今天出现在我的回忆文字中时，我的心情并不平静，有的甚至比当年更为激动。我们的文学艺术界，我们的老一辈文艺家，当然也包括一些由我们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较年轻一点的文艺家，他们和人民的共和国一起，历经风雨，历经折腾，历经艰辛，九死而不悔，跟着前边共和国飘扬的旗帜，随着亿万其他阶层人士的步伐，共同创造和描绘了人民共和国美好的今天。因此，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怀念已经逝世的老一辈文艺家，从而更加敬仰他们；也祝愿今天还健在的老一辈文艺家和较年轻一点的文艺家，祝他们多保重身体，继续创

作出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大概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

还有，也就是说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二吧。就是想以我自己与共和国的文艺家们，特别是老一辈文艺家们的亲身接触，有的甚至是几十年的接触中，把自己感触最深的事件、场景和故事以及感受写出来，为共和国的文艺史上增添一点色彩和内容，因为我书中写到的这一切是外界闻所未闻的，也为学者在研究某位文艺家时增加了一些可供研究的材料，同时也为读者了解我们的文艺界提供一点更广阔的空间。鉴于此，我写作时的全部依据是深深印在我脑子中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以及所有的信件、照片和书籍。空口无凭，实物是最有说服力的。靠抄别人的资料七拼八凑写文坛忆旧也是没出息的，有时抄错了，以讹传讹，有害于别人也有害于自己。也因于此吧，我还熟悉的许多老一辈文艺家中，如与沙孟海、谢添、唐弢、赵清阁、陈企霞、艾青、哈华等等都熟，但因为手头可供佐证的实物没有了，就放弃不写了。譬如谢添，他是北影厂大导演，我在东海舰队时，曾陪同他到舟山去转了一大圈。一路上，他用双手不停地变戏法让我看，这个大导演玩起戏法来很入迷，如同孩子般。又譬如许钦文，我和这位“五四”时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也很熟，谷苇同志还给我们俩人拍过一张合影，他也给我写过几次信。特别是信写得很有价值，是讲述鲁迅的，因为他有个妹妹在鲁迅那里做活。资料找不到了，我写许钦文时只能把这一段舍弃了。还有艾青，他给我写过信，我还在胡少安（艾青和夫人高瑛很熟悉的一位作者）陪同下到艾青家中拜访，与艾青兴致勃勃地谈了好几个小时，胡少安还给我和艾青拍了照片。但这些实物一时都找不到了。有人说我太过于认真，我觉得，写小说、诗歌、散文等都可以编造，越编得离奇古怪越好，写文坛忆旧类的文章绝不可以如此，文坛忆旧首先就是事实确凿。

过去出书，都是别人为我写序。这回文坛忆旧，还是由我自己来作序吧，“自序”者，乃自己向读者叙述创作的由来动机及目的也。



2009年11月18日于清泉书屋

目 录

文坛往事知多少

巴老与海军文艺战士共举杯	3
今天,我们该怎样写诗	
——忆臧克家老师之一	9
一信一字总关情	
——忆臧克家老师之二	13
克家老师不让在他的故乡建自己的文学馆	
——忆臧克家老师之三	20
大家的风范	
——我与陈学昭的交往断忆	26
汪静之何以送我两张帅哥老照片	36
汪静之晚年诗情更似火	39
又是桃红柳绿时	
——许钦文印象点滴	45
好好老人陈伯吹	49
想起了老诗人田间	59
徐迟是怎样当评委的	65
罗洛的一首诗感动了巴基斯坦总理	70
郑逸梅抱病为“笔会”“补白”	73
赵燕侠为什么不让发表写她的报告文学	77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	
——峻青老师印象之一	83
回到黎明的河边	
——峻青老师印象之二	88
走进峻青老师家的书房	
——峻青老师印象之三	92
他就是周而复	99
沙金与六十年代的《诗画廊》	105
电影表演艺术家程之为我改稿记	109
沈柔坚先生二三事	116
留取诗心照汗青	
——辛笛是怎样关怀中青年诗人的	119
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	
——吴奔星老师印象	123
我在周翥园家见到的梅葆玖和梅葆玥	127
一言难尽文晓村	131
李瑛老师 1976 年 10 月在东海舰队	137
当年,关于《罗布泊的石子》与李瑛老师的通信	141
郭风赠我夹着购书发票的《小小的履印》	148
高高的白杨树	
——印象中的茹志鹃老师	151

月光下听白桦说《蓝铃姑娘》	157
在北戴河与王蒙同志聊天	160
《文汇报》是怎样第一家报道《高山下的花环》的	163
关于《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与李存葆的通信	167
龙应台和《啊,上海男人》风波	172
沙叶新用幽默小说幽默看不懂的诗	177
“拼命大姐”马瑞芳	182
舒婷为什么不谈朦胧诗	187
46年前,第一次见到的韩天衡	190

与名人通信琐忆

向夏征农同志约稿	197
周谷城先生的书简留在约稿信上	199
忆黄源兼忆《江南》创刊	202
孙犁给我的明信片书简	204
刘白羽忙里偷闲为“笔会”写稿	207
严文井的附笔让我好感动	209
叶君健为“笔会”写稿始末	211
邹荻帆写信提醒别乱改他的诗	215
徐怀中信中称他“愧领”评委费	218
读袁鹰旧信想当年旧事	220

张志民与《起飞吧，中国》	222
吴强先生给我的唯一一封信	226
秦瘦鸥写信、赠书为友人	228
我珍藏的杜宣先生的书信	231
徐中玉先生的长者风范	233
钱谷融教授与我称“兄”道“弟”	236
收到冯德英信后	239
流沙河的书信好潇洒	241
刘琦书简上的字比鸡蛋大	243

赏旧影往事不如烟

胸中要有一团火	
——忆谢晋在东海舰队拍电影《青春》	249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	
——听京剧大师张君秋谈戏	251
含不尽于画外	
——在唐云老师家做客	254
只要气不断，手就不会停	
——忆给施蛰存老先生祝寿	256
名副其实的吟诗人	
——在山东青州与蔡其矫合影	258

一生甘为做嫁衣	
——想起十五年前“谢谢老谢”	261
一个毕生为诗歌和诗歌朗诵艺术献身的人	
——忆老诗人刘炼虹	268
永不满足,不断追求	
——书法家张森其人其事	272
为文学呕心沥血	
——怀念周介人	276
抱定献身祖国的一腔豪情	
——宋崇战火中写诗歌	280
用漫画架起一座特殊的桥梁	
——二十三年前,辛遥首次出国领奖记	283
后记	299

文坛往事知多少

巴老与海军文艺战士共举杯



巴老与孔罗荪在东海舰队文艺创作会议上讲话时,受到与会人员热烈欢迎

我有一套产自景德镇的牡丹花白瓷小酒盅,它是 30 多年前,我的战友、海潮出版社社长林道远先生送的。其间,我搬过多次家,许多旧东西随手弃之了,这套小酒盅却一直相伴左右。而今,又在我的“酒地壶天”博物馆里安身,与其他酒器一起述说着酒文化的迷人魅力。我特别钟情这套小酒盅,不仅是因为战友相赠,而是每当看见

它,就想起一段尘封了 30 多年、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文坛佳话,一段巴金老人与海军文艺战士共举酒杯,共话繁荣文艺创作的故事。

1978 年的初春,东海舰队在上海召开规模盛大的文艺创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方向,动员全舰队的文艺创作力量为繁荣和发展舰队的文艺创作献计献策。当时,我在东海舰队文化部担任正营职文艺干事,分工负责文艺创作和舰队文工团的工作,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之一。为了把大会开好,开得成功,我们决定邀请巴金先生莅会指导。为此,我和会议的另一组织者李云良提前半个月来到上海做筹备工作。李云良跑电影局,联系为会议调看内部参考电影。我跑作协,联系邀请巴金先生莅会一事。首先,我在好朋友周介人先生的陪同下拜访了上海文联的负责人钟望阳先生。当时文联和作协没有分家,文联和作协的一摊子工作皆由钟望阳主管。钟望阳十分支持,除同意巴金到会外,还建议增加孔罗荪、茹志鹃和赵自一同参加创作会议。那天,《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的庄稼同志恰好也在,我也邀请他一起参加。



巴老与出席东海舰队文艺创作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冰、江民、赵自、孔罗荪、程景山、巴金、茹志鹃、庄稼、王符成、东海舰队航空兵文艺处长、唐阳生,后排右四为笔者

开会那天，我一清早就调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去武康路接巴老，再一路接上孔罗荪、茹志鹃、赵自和庄稼。车子到达水电路海军上海基地第一招待所时，东海舰队文化部的朱振铎部长、程景山副部长早就等在那里了，然后由两位部长陪同进入会场，顿时，掌声热烈响起，长时间不息。许多人还离开座位争着上前与巴老握手，那场面十分感人，这是海军文艺战士用掌声向自己尊敬的巴老表示由衷的敬爱。落座后，我向与会者一一介绍了巴老、孔罗荪等出席会议的嘉宾。根据会议安排，上午巴老、孔罗荪讲话，下午茹志鹃、赵自作创作辅导。巴老那天穿的是中山装，很精神。他站起来说，我这个人不会讲话，但到了这里，见到了最可爱的人，情不自禁地想说话。他说，抗美援朝时，曾随志愿军慰问团到过朝鲜，亲眼看到了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英勇打击敌人，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今天，我又来到了海军部队，和海军文艺战士们在一起，我热爱解放军，因为你们是最可爱的人。巴老说到这里时，全场一片热烈掌声。巴老还特别提到，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文艺要繁荣和发展，有两条很重要，一是要说真话，不能说假话。文艺作品说假话，即欺骗自己，也坑害了读者。二是作家要下去，不能浮在上边。只有下去，到生活中去，才能写出好作品。他说以后



巴老与东海舰队文艺创作骨干在一起。后排左起：崔京生、张炳珏、崔向华、卢晓波，前排右起：笔者、徐昭瑞

有机会要来海军部队走走，体验体验海军的生活，为海军指战员写点作品，巴老说到这里时，全场的掌声响了好长时间。程景山副部长随即插话：“巴老什么时间来，我们随时恭候。到时叫田永昌和李云良专程陪同！”朱振铎部长也插话：“我和老程也愿为巴老做向导！”海军福建基地文化处的王冰处长说：“欢迎巴老到福建来！”海军舟山基地文化处处长江民说：“我愿陪巴老在舟山走走。”海军上海基地文化处的唐阳生处长也说：“上海基地范围也很大，欢迎巴老随时来。”巴老讲完后，孔罗荪接着讲。孔罗荪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他就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方向等问题，大概讲了一个小时。等《解放日报》的庄稼讲完，已到吃中饭时间了。

中午吃饭时，我请来了海军上海基地政委康庄将军、政治部副主任黎扬。因为事先报告过，他们都欣然赴宴。康庄是老红军，喜欢喝酒，黎扬也是老革命，酒量也不错。黎扬还特地打电话向海军上海基地一所所长交代，要多上茅台酒，让巴老喝好。就这样还不放心，又亲自到一所检查落实情况。见茅台酒准备好了，酒杯虽很多，但都太大，不适合喝茅台酒。所长说，没别的酒杯了，要不去买。我说，不必了，我家有套景德镇的小酒杯，这就去拿。当时我家住在海军上海基地附近的海军友谊三村，来回也就十几分钟。就这样，林道远送我的这套小酒盅就派上用场了。入席后，除了康政委和黎主任，作陪的还有朱、程两位部长，以及来自海军福建基地、舟山基地、上海基地、东海舰队航空兵部队文化处的处长们，一张大圆桌，济济一堂，十分欢快。我和所长负责倒酒。茹志鹃先声明，说她喝酒不行，给她少倒点。接着又关照我，巴老那里也不能多倒，他是不会喝酒的。还没等我动手，谁知所长手快，早已把巴老的酒杯倒满了。康政委先敬了第一杯，他代表海军上海基地党委和全体指战员敬巴金同志和诸位文艺家们一杯。只见巴老笑着端起酒杯和康政委碰了一下，又和黎扬主任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茹志鹃急了，想和巴老说什么，巴老先开口了，说：“我是不会喝酒的，打倒了‘四人帮’，高兴！今天又和解放军在一起，高兴啊！”连说了两个高兴。接着黎扬主任又敬，朱、程两位部长又代表创作会议再敬，巴老皆没推辞，一杯一杯的干了。那些文化处长们喝起酒来也不是等闲之辈，也轮流敬酒。这下，连孔罗荪也出来挡驾了，说：“够了，够了，再喝下去，老巴要成酒仙了”。庄稼在一边都看呆了，他悄悄跟我说：“从来没听说巴老会喝酒呀！”其实，在巴老的带动下，连庄稼自己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大家的脸都微微红了。虽是冬末春初，寒气还是逼人，但巴老和大家的额头已是热汗津津的了。酒这劳什子就是催话剂，酒过三巡，话自然

就多起来了。话题自然也是围绕着文艺创作展开的。巴老说，东海舰队开这个文艺创作会议很及时、很重要。上海刚创办了刊物叫《上海文艺》（即《上海文学》的前身），茹志鹃她们在办，有作品可以给她们。茹志鹃马上说，最近她们在来稿中发现海军里面有个叫崔京生的，写了好几篇小说，很不错，很有培养前途。巴老说，发现好的苗子就要注意培养。黎扬主任问我：“崔京生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是登陆舰五支队的战士，这次也来参加创作会议了。”康政委说：“凡是有培养前途的文艺创作苗子，都不能轻易复员，到时候能提干的就提起来！”黎扬主任马上叫唐阳生处长将康政委的指示传达下去，同时把崔京生、王家林、徐昭瑞、张炳珏等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崔京生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又写了许多有影响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他未必知道，就在这次酒桌上，巴老、茹志鹃以及海军上海基地的领导对他寄予了如此关心与厚望。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感动：当海军福建基地王冰处长向巴老敬酒时说，他年轻时就很爱读巴老的作品，“文革”前自费买了《巴金文集》十四卷。“文革”中弄丢了几卷。巴老问：“丢了几卷？”他说：“三卷。”巴老说：“我刚重印了一本《家》，先给你，其他几卷再想法给你补齐。”王冰感动得连连喝酒（没过多久，王冰处长打电话告诉我，巴老真的把书签好名后给他寄来了，让他感动极了）。这顿饭一直吃了两个多小时，如果不是康政委下午要开会，看样子还会继续陪巴老喝下去。

饭后，茹志鹃、赵自等人留下继续讲课，我调车把巴老和孔罗荪送回去。临别时，巴老忽然和我说：“刚才提到的崔京生和那几个文艺骨干呢？一道拍个照吧！”这么大的事我倒忘了，不但是和他们几个人合影，还要拍一张巴老与全体与会者的集体照呢！巴老真为别人着想，幸亏他及时提醒。我还没喝酒呢，却稀里糊涂地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巴老喝了这么多酒却是如此清醒！我赶忙叫来了崔京生、徐昭瑞、张炳珏，恰好东海舰队文化部的女创作员崔向华、海军文化部专程前来赴会的代表卢晓波也在，一起拉过来，巴老坐在中间，大家围着他，欢欢喜喜拍了一张照。记得拍照前巴老还对崔京生说：“听茹志鹃说，你既写诗又写小说，写得都不错，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巴老话题一转，对着我们大家说，你们都是诗人，不管写诗还是写小说，我刚才在会上说了，都要讲真话，都要到生活中去，你们都很年轻，希望多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诗来！我们和巴老合影后，我又让人赶快通知所有与会者，在海军第一招待所后楼门口集合，与巴老合影。于是微含醉意的巴老、孔罗荪、茹志鹃、赵自、庄稼等又和全体与会者合影留念。最后，巴老才和大家告别，由我陪送回家。在车上，巴老依然十分兴奋，与孔罗荪不